

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九十九目錄

駱賓王 三

代李敬業討武氏檄

兵部奏姚州破逆賊諾沒弄楊虔柳露布

兵部奏姚州破賊設蒙儉等露布

秋日於益州李長史宅宴序

冒雨尋菊序

晦日楚國寺宴序

餞宋三之豐城序

初夏邪嶺送益府竇參軍宴詩序

秋日餞麴錄事使西州序

贈李八騎曹詩序

揚州看競渡序

秋日與羣公宴序

聖泉詩序

釣磯應詰文

祭趙郎將文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九十九

駱賓王 三

代李敬業討武氏檄

偽臨朝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
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庭
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
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加以虺蜴爲心豺狼成性
近狎邪佞殘害忠良殺子屠兄弑君鴆母神人之所共疾
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在

別宮賊之宗盟委以重任嗚乎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
已亡燕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祭地后識夏庭之遽衰
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帝之遺訓荷本朝之厚恩
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
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爰舉
義旗以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羣玉軸相接
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
動而北風起劍氣衝而南斗平喑鳴則山岳崩頽叱咤則
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公等

或居漢地或叶周親或膺重寄於話言或受顧命於宣室
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坏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儻能
轉禍爲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勳無廢大君之命凡諸
爵賞同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岐路坐昧先幾之兆
必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移檄
州郡咸使知聞

兵部奏姚州破逆賊諾沒弄楊虔柳露布

尚書兵部臣聞北極列象六合奉天子之尊南面乘乾一
統成聖人之業是知衣裳所會義有輯於殊鄰霜露所均

誠兼育於異類故塗山萬國誅後至者防風丹浦一戎緩
前禽者就日然則利弧矢以威天下法雷霆以靖域中四
時行焉天道不能去殺五兵備矣皇業所以勝殘雖事切
救焚苟順時以濟物恩深祝網不獲已而用兵伏惟皇帝
陛下登翠媽以握圖憲紫微而正象元功不宰混太始以
凝神至道無名佇華胥而得夢闡文教以清中夏崇武功
以制九夷環海十洲通波太液之水鄧林萬里交影甘泉
之樹反踵穿胷之域襲冠帶以來王奇肱僭耳之酋奉正
朔而請吏逆賊蒙儉和舍等浮竹遺種沈木餘苗邑殊禮

義之鄉人習貪殘之性日者王明廣燭帝道遐融頗亦削
左衽而被朝衣解椎髻而昇華冕而豺狼有性梟獍難馴
遂敢亂我天常變九隆而背誕負其地險攜七部以稽誅
騷亂邊疆彼黠州郡是用三門授律長驅無戰之師五月
渡瀘深入不毛之地去月二十一日軍次三肫崑崙鎮前
後捕得生口知守捉山羌傍山連結十部蠻首徒五萬眾
此山卽南郡中之巨防也岡蠻千里西通大荒之郊溪谷
萬重南極炎洲之境聳喬林而插漢陰兔有假道之標拔
崇巖以隱天陽烏無迴翼之地峯危束馬路絕懸車賊踞

臨岱之形負建瓴之勢徵風召雨蝟起蜂飛驅雜種以挺
尖封狐千里肆沈黎而作孽雄虺九頭臣以爲制敵以權
柔遠者祇成於德教伐叛以義決勝者不在乎干戈於是
廣布朝恩恭宣帝澤申之以安撫曉之以存亡信重蠻貊
無負黃龍之約賞隆漢爵不渝白馬之盟而地接冉駝詞
屢殫於喻蜀俗通槃瓠聲不輟於吠堯臣遣左三軍子總
管寧遠將軍前守右驍騎萬安府長史折衝都尉上柱國
劉會基率檢校果毅驍騎尉井陘縣開國男劉元暕等銜
枚遠襲卷甲前驅偃危旆而設潛兵疑從天落乘間道而

掩不備若出地中又遣右三軍子總管明威將軍行右武
衛翊府中郎將上柱國高奴弗率左武衛天水府折衝都
尉張仁操等陟南山之南衝其要害之路又遣左一軍子
總管前右金吾衛翊府左郎將上柱國孫仁感率衛尉府
右果毅都尉王文雅等陵北山之北絕其飛走之塗賊首
領楊虔柳諾沒弄諾覽斯等振螳螂之力拒轍當輪縱蚊
蚋之羣彌山滿谷劉會基高奴弗孫仁感等並忠勤克著
知略遠聞識明君之重恩輕生有地提太阿之神劍視死
無時彎弧而兇黨土崩舉刃而妖徒瓦解雖危茗沸鼎未

窮梟首之誅救死扶傷猶致析骸之爨二十二日臣遣副
總管兼安撫副使定遠將軍前左驍騎翊府中郎將令狐
知通率右武衛良將壯府左果毅都尉韓惠德等擁貔豹
之雄順天機而左轉遣管內安撫副使朝議大夫使持節
守銀州刺史上柱國宜春縣開國男李大志率前左武衛
靜初府右果毅都尉上柱國陳宏義等驅象犀之卒乘地
軸以右迴又遣行軍司馬朝散大夫守雋州都督府長史
上柱國梁待辟率守右金吾衛宜昌府果毅都尉閻文成
等總投石拔距之材蹈中權而拊其背又遣前守右威衛

龍西府果毅都尉康留買等騰躍鐵歎金之騎犯前茅而
扼其喉臣等率守左衛清官府左果毅許懷秀等橫玉弩
以高臨縱金鉦而直進元雲結陣影密西郊赤莖揮鋒氣
衝南斗飛塵埃而匝地白日爲之晝昏掃氛侵以稽天滄
溟爲之晦色兵交刃接鳥散魚驚自卯及申追奔逐北斬
首千餘級轉戰三十里激流膏而爲泉似變甚宏之血委
亂骸而擠壑若泛鼈靈之屍旣而照盡高春雲昏乙夜賊
乃收集餘眾保據重巖臣度彼遊魂慮其宵遁使三軍齊
進四面合圍二十三日乘魚爛之危啟蛇行之陣揚麾誓

眾杖節訓兵一鼓先登賞必懸於芳餌九攻按律罪無赦
於嚴誅五部雄材三河俠少或生居燕地尤工卽墨之圍
或家本秦人早習昆明之戰叱咤則江山搖蕩慷慨則林
壑飛騰舉鵬力以揚威耀犀渠而賈勇澄氛廓祲回夏景
以潰春冰滅迹掃塵若霜風之捲秋穽戰踰百里時歷三
朝前後生擒四千餘人斬首五千餘級諾沒弄楊虔柳等
殞元行陣懸首旌門蒙儉和舍等委眾奔馳脫身挺險雖
復刑以止殺丁壯咸伏於誅夷禮不重傷班白必存於寬
宥昔魏臣賦蜀徒聞蒟醬之奇漢使開邛纔通竹杖之利

豈若膺紫泥而弔伐指丹徼以臨戎一戰而孟獲成擒再
舉而哀牢授首斯並皇威遠暢廟略遐覃奉元猷以配天
徒知帝力掩皇輿而闢地豈曰臣功無任慶快之誠謹遣
某奉露布以聞軍資器械別簿條上

兵部奏姚州破賊設蒙儉等露布

臣聞七緯經天星墟分張翼之野八紘紀地炎洲限建木
之鄉西距大秦雜金行而布氣南通交趾枕銅柱以爲鄰
俗帶白狼人習貪殘之性河淪赤虺川多風雨之妖水積
炎氛山涵毒霧竹浮三節肇興外域之源木化九隆頗爲

中原之患年將千紀代歷百王鄭純之化不追孟獲之風
逾煽故三年疲眾徒聞定笮之譏五月出師未息渡瀘之
役然則大人拯物上聖乘期法乾坤以握樞體剛柔而建
極知仁義不能禁暴設刑網以勝殘知揖讓不可濟時用
干戈而靖亂伏惟皇帝陛下祥摛戴玉拓地軸以登皇道
契書繩掩天紘而踐帝元雲入戶纂靈瑞於丹陵蒼籙升
壇薦禎圖於翠渚垂衣裳以朝萬國崇玉帛而禮百神昭
儉防奢露臺惜中人之產宣風布政明堂法上帝之宮致
羣生於太和登品物於仁壽四神踐雪五老飛星君囿祥

麟樂班文於仙卉女牀鳴鳳韻歸昌於帝梧四隩同文五
方異色鄧林萬里纔疏苑囿之基曾城九重未出池隍之
域六合照臨之地候月歸琛大鑪覆載之間占風納賚蠢
茲蠻貊敢亂天常橫赤燄以疏疆背朱提而設險山林萬
仞巖邑千尋望秦阜以相傾峭陵失四塞之阻對梁山而
錯峙劍門成一簣之峯自謂絕壤遐方中外足以迷聲教
憑深負固江山可以逃靈誅不知玉弩垂芒凶水無九嬰
之沴瑤階舞戚洞庭有三苗之墟臣等謬以散材忝專分
閫自白招乘候順秋帝以揚旌絳節臨邊通夜郎而解辦

雲開嵩穴旆轉邛川峻岐折坂之危盡忘襟帶滇池漏江
之固曾莫藩籬唯逆賊設蒙儉等未革狼心仍懷豕突陸
梁方命旅拒偷生城接祠雞竟無希於改旦山多神鹿終
未息於擇音臣以大帝宣威有征無戰明王仗順先德後
刑宏聖澤於中乎緩天誅於大造庶南薰解愠仰雲闕以
翔魂東律變音扣轅門而頓顙而祝禽疎網徒開三面之
恩毒虺挺災逾肆九頭之暴乃鳩集餘眾蟻結兇徒儋耳
椎髻之渠千里霧合鑿齒雕題之孽一呼雲屯凌石菌以
開營拒巖椒而峻壘崇巒切漢若登藏寶之山絕壑憑霄

似瞰封泥之谷以前月十七日連營布陣踞險揚兵東西三十餘里馬步二十餘萬聚蚊蚋而成響聲若雷霆縱蛇豕以爲羣氣衝宇宙臣遣中郎將令狐智通等擁拔山超海之師當其步陣遣銀州刺史李大志等驅躍景騰雲之騎乘其馬軍遣嵩州都督府長史行軍司馬梁待辟等領勁卒三千絕其飛走之路遣臨源府果毅馬仁靜等勒精兵九百斷其潛伏之軍臣率行軍長史韓餘慶等負霜戈而直進指雲陣以長驅庶令斬馘七擒戰士挾雷公之怒伏屍百里蠻夷識天子之威於是三略訓兵五申普眾先

登陷敵無遺大樹之功后拒亂行必致曲梁之罰楚人三
戶蜀郡五丁氣擁元雲精貫白日喑鳴則乾坤搖蕩呼吸
則林壑沸騰列旗幟以雲舒似長虹之東指橫劍鋒而電
轉疑大火之西流刃接兵交洞胷達腋自辰踰午魚爛土
崩沸殘息於層峯更切守陴之哭積圓顛於重阜殆成京
觀之封唯賊帥夸千未悟傾巢之兆敢懷拒轍之心獨率
馬軍憑川轉鬪驚塵亂起六合爲之寢光殺氣相稽四漠
由是變色副總管李大志忠唯殉國義則忘軀臨危而貞
節逾明制敵而神機獨遠丹誠自守雖九死其如歸白刃

交前豈三軍之可奪投袂則妖徒霧廓擐旗而逆黨冰摧
於是乘利追奔因機深入困獸猶鬪如戰廩君之魂窮鳥
尚飛如驚杜宇之魄斬甲卒七千餘級獲裝馬五千餘匹
僵尸蔽野臨赤坂而非遙流血灑途視丹徼以何遠首領
和舍等並計窮力屈面縛軍門寬其萬死之誅宏以再生
之路唯蒙儉脫身鋌險負命窮山顧巢穴而靡依延晷漏
其何幾况妖徒革面徼外非復他人部落離心舟中皆爲
敵國瞻言梟首指日可期凡在歸降隨事招撫與之經始
復其故業首邱懷戀疑臨故國之墟安堵知歸似入新豐

之市然後班師遯水振旅禹山建鴻勳於武功暢元猷於
文教庶荒陬襲中邦之禮邊疆息外戶之虞華封祝堯兆
皇基於千載夷歌頌漢美王澤於三章宜與夫天帝前星
廣賜秦公之冊坤元益地遙開王母之圖蓋亦有云曾何
足紀斯並元謨廣運廟略遐覃一戎而荒景肅清再鼓而
邊隅底定豈臣等提戈擐甲克全百勝之功仗節揚麾能
通九變之策詣藁街而獻旅大帝成規聞杖杜以勞旋小
臣何力不勝慶快之至謹遣行軍司馬朝散大夫守雋州
都督府長史上柱國梁待辟奉露布以聞軍資器械別簿

錄上

秋日於益州李長史宅宴序

夫以五岳棲真杳眇清溪之上六爻貞遁寂寥滄海之濱
斯並激俗矯時獨善之風自遠懷材蘊智兼濟之道未宏
長史公元牝凝神虛舟應物得喪雙遣巢由與許史同歸
寵辱兩存廊廟與山林齊致乘展驥之餘暇俯沈犀以開
筵曲浦澄漪似對任棠之水芳亭興洽如歸山簡之池加
以秋水盈襟寒郊滿望洲渚肅而蒹葭變風露凝而荷芰
疎忘懷在真俗之中得性出形骸之外雖四子講德已頌

美於中和而五際陳詩未形言於大雅爰命虛諛題其序
云弁側山顏自有琴歌畱客操觚染翰非無池水助人盍
各賦詩式昭樂事云爾

冒雨尋菊序

白帝徂秋黃金勝友解塵成契冒雨相邀問涼燠則鴻雁
在天敘交游則芝蘭滿室砌花舒菊還同載酒之園岸葉
低松直枕維舟之浦參差遠岫斷雲將野鶴俱飛滴瀝空
庭竹響共雨聲相亂仰折巾於書閣行閱飄舞挹雅步於
琴臺坐聞流水字中蚪蚪競落文河筆下蛟龍爭投學海

珠簾映水風生曳露之濤錦石封泥雨濕印龜之岬泛蘭
英於戶牖座接雞談下木葉於中池廚烹野雁墜白花於
濕桂落紫蒂於疎藤雖物序足悲而人風可愛畱姓名於
金谷不謝季倫混心迹於玉山無慙叔夜

晦日楚國寺宴序

夫天下通交忘筌蹄者蓋寡人間行樂共烟霞者幾何羣
賢抱古人之清風翫新年之淑景情均物我緇衣將素履
同歸迹混汗隆廊廟與江湖齊致於時春生城闕氣改川
原聞遷鶯之候時行欣官侶見游魚之貪餌坐悟機心加

以慧日低輪下禪杖而返照法雲凝蓋浮定水以涵光忘
懷在真俗之中得性出形骸之外雖交非習靜多慙谷口
之談然醉可逃誼自得山陽之氣詩言志也可不云乎

餞宋三之豐城序

黯然銷魂者豈非生離之恨與帝里天津槐衢分黑龍之
水巴陵地道楓江連白馬之門親友徘徊締歡言於促膝
故人樽酒掩離涕於交頤於時晚吹吟桐疑奏別離之曲
輕秋入麥似驚搖落之情白日將頽青山行暮想姑蘇之
地夕露沾衣望吳會之郊斷風飄蓋嗟乎岐路是他鄉之

恨溝水非明日之歡玉斗臨吳太阿之氣可識金陵背楚
小子之路行遙盍各賦詩式昭離緒

初夏邪嶺送益府竇參軍宴詩序

分首三春送君千里青山白日非舊國之春秋翠斝清樽
是他鄉之盃酒况復圭峰南望切登高之情渭水北流動
臨川之嘆於時寒光將歇春景未華殘雪飄花猶開六出
輕冰涵影未解三川晨風軫孫楚之情岐路下楊朱之淚
雖載言載笑賞風月於離前而一詠一吟寄心期於別後
詩言志也可不云乎

秋日餞麴錄事使西州序

麴錄事務切皇華指輪臺而鳳舉羣公等情敦素賞臨別館而鳧分促樽酒而邀懽望山川而起恨於時露團龍隰雲斂雁天落葉響而庭樹寒殘花疎而蘭皋晚聞秋聲之亂水已愴分溝對零雨之飄風倍傷岐路五日之趣未淹蘭籍之娛二星之輝行照葱河之境清颯朗月我則相思隴水秦川君方嗚咽行歌不駐遠驚班馬之嘶贈言可申聊振飛魚之藻人探一字一韻一篇

贈李八騎曹詩序

夫人生百齡促膝是忘言之契大夫四海交頤非贈別之資然而想山川之遽遙送歸將遠惜歲華之不待行樂無時是用輟征驂以少畱敞離亭而多暇山芳襲吹坐疑蘭室之中水樹含香宛似楓江之上加以御溝新柳近入離絃賓館餘花遙催別酒旣而滎波東注灞岸南登綠蟻傾而高宴終金烏落而離言促雖相思有贈終結想於華滋而素賞無睽盍申情於麗藻人爲四韻各賦一言

揚州看競渡序

夏日江干駕言臨眺於時桂舟始泛蘭棹初遊鼓吹沸於

江山綺羅蔽於雲日嫵媚舞袖向綠水以頻低飄颺歌聲
得清風而更遠是以臨波笑臉艷出浦之輕蓮映渚蛾眉
麗穿波之半月靚粧舊飾此日增奇絃管相催茲辰特妙
能使洛川迴雪猶賦陳思巫嶺行雲專稱宋玉凡諸同好
請各賦詩云爾

秋日與韋公宴序

昔挂瓢隱舜蹈箕山而不歸解組逃齊泛滄波而長往咸
用潛心物外擯影邱中豈若儼迹小山陶心大隱叶仲長
之怡性偶潘岳之棲閑羣公或道合忘筌契金蘭而貴舊

或情深傾蓋披玉葉以交新於時玉女司秋金烏返照烟
含碧篠結虛影於鱗枝風起青蘋動波文於翼態庭榴剖
實擊丹彩以成珠岸石澄瀾泛清漪而散錦旣而誓敦交
道俱忘白首之情歎爾連襟共挹青田之酒不有雅什何
以攄懷共引文江同開筆海云爾

聖泉詩序

元武山有聖泉焉浸淫歷數百千年垂巖泌湧接磴分流
下瞰長江沙堤石岸咸古人遺迹也茲乃青蘋綠芰紫苔
蒼蘚遂使江湖思遠寤寐寄託旣而崇巒左峻石壑前榮

丹峒萬尋碧潭千頃松風唱響竹露熏空瀟瀟乎人間之
難遇也方欲以林壑爲天屬琴樽爲日用嗟乎古今代謝
方深川上之悲少長同遊且盡山陰之樂盍題芳什共寫
高情

釣磯應詰文

余以三伏晨行至七里瀨此地卽新安之江口也有嚴子
陵釣磯焉澄潭至清洞澈見底往往有羣魚戲歷歷如水
上行舟人有釣者試取餌投之或有游而不顧者或有貪
而輒吞之者引竿而舉因以獲焉其始出也掉尾揚鬣有

若恃力而自免其少退也則鼓鰓濡沫有似屈體而求哀
嗟乎勢牽於人道窮乎我將欲以下座而歌馮子又安能
中轍而呼莊周哉余乃祝之曰猛獸搏也拘於檻穽鷲鳥
攫也繫於樊籠素龜靈也被髮河津白龍神也挂鱗且網
何不泥潛而穴處何故貪餌而吞鈎乎於是放之江流盡
其生生之理時同行者顧詰余曰夫至人之處世也擬迹
而後投隱心而後動終始不易其業悔吝不乖其情而吾
子沈緡於川登魚於陸烹之可以習政術羞之可以助庖
廚曩求之將何圖今舍之將何欲余笑而應之曰聖人不

凝滯於物智士必推移於時知幾之謂神舍生之謂道殷
乙聖也囚於夏矣孔某賢也畏於匡矣以明哲之賢尚懼
幽憂之患况鱗羽之族能無弋釣之累哉故曩吾有心也
恐求之不得今吾無心也既得之而亡求夫求與舍不亦
雙美乎烹與羞不亦兩傷乎况療饑者半菽可以充腹爲
政者一言可以興邦亦奚必因小鮮而後明三異之規勤
大命而後寄一餐之飽擒而不殺可不謂仁乎獲而不饗
可不謂廉乎且夫垂竿而爲事者太公之遺術也形坐磻
溪之石兆應渭水之璜夫如是者將以釣川耶將以釣國

耶然後知古之善釣者其惟太公乎又有妙於此者其惟
文王乎夫文王制六合爲鈎懸西伯爲餌薦之於清廟投
之於巨川一引而獲太公再舉而登尚父由此觀之蹲會
稽而沈牯者鮑肆之事也踞滄海而負鼈者漁父之事也
斯並眇小者之所習安知大丈夫之所釣哉

祭趙郎將文

惟靈降精辰象委質昌期棄筆文場早徇封侯之志影纓
武帳坐昇戎秩之榮屬滇浦挺妖昆明習戰應星文而動
將奉天罰以揚威不能宏妙筭於五戎叶神謀於九變致

令王師失律兇狡憑陵舊穴南臨同五溪之深入邛關北
阻類雙嶠之不歸亭候多虞故有負於明代春秋責帥豈
無愧於幽途夫任賢與能明君之事也陳力就列忠臣之
義也雖見危授命固誠節之有餘臨難權機何智謀之不
足嗚乎哀哉某猥以散材謬專分閫途經夷落路踐戎場
停疲驂於九原悲來有地痛遺骸於四野泣下無從暫輟
征旅之勤爰崇掩骼之義庶幽靈有托梧邱息入夢之魂
壯士不還薤露起送終之曲嗚乎九真邊徼萬里長安城
危䟽勒山峻皋蘭因原爲隴卽壤成棺夕陰曦而平蕪晦

秋風急而荒戍鳴乎哀哉異域幽挺但有新栽松柏他
鄉古木非復舊邑枌榆感平生其若斯聊申絮酒倘聰明
之不昧式薦簞醪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目錄

韋湊

諫征安西疏

論諡節愍太子疏

請改義宗廟號疏

諫造寺觀疏

張泰

學殖賦

蘇珣

懸法象魏賦

辛崇敏

對恤刑策

衛宏敏

對議漕運策

顧升

瘞琴銘

并序

題妻莊寧書心經後

賀遂亮

大唐平百濟國碑銘

淳于敬一

王師德等造像記

沈成福

議移睦州治所疏略

豆盧暕

釋道拜君親議狀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

韋湊

湊字彥宗京兆萬年人永淳二年解褐婺州參軍六遷司農少卿加銀青光祿大夫開元時遷右衛大將軍封彭城郡公拜太原尹兼節度支度營田大使卒年六十五贈幽州都督諡曰文

諫征安西疏

臣聞兵者凶器不獲已而用之今西域諸蕃莫不順軌縱鼠竊狗盜有戍卒鎮兵足宣式遏之威非降赫斯之怒此

師之出未見其名臣又聞安不忘危理必資備自近及遠
強幹弱支是以漢實關中徙諸豪族今關輔戶口積久逋
逃承前先虛見猶未實屬北虜犯塞西戎駭邊凡在丁壯
征行略盡豈宜更募驍勇遠資荒服又一萬行人詣六千
餘里咸給遞馱並供熟食道次州縣將何以供秦隴之西
人戶漸少涼州已去砂磧悠然遣彼居人如何得濟又萬
人賞賜費用極多萬里資糧破損尤廣縱令必尅其獲幾
何儻稽天誅無乃甚損請令計議所用所得校其多少卽
知利害况用者必費獲者未量何要此行頓空畿甸且上

古之時大同之化不獨子子不獨親親何隔華戎務均安靖洎皇道謝古帝德慙淳猶尚綏懷不崇征伐有占風覘雨之客無越海踰山之師其後漢武膺圖志恢上宇西通絕域北擊匈奴雖廣獲珍奇多斬首級而中國疲耗殆至危亡是以俗號昇平君稱盛德者咸指唐堯之代不歸漢武之年其要功不成者復焉足比議惟陛下圖之

論諡節愍太子疏

臣聞王者發號施令必法乎天道使三綱敘十等咸若者善善明惡惡著也善善者懸爵賞以勸之也惡惡者設刑

罰以懲之也其賞罰所不加者則考行立諡以褒貶之所
以勸誡將來也斯並至公之大猷非私情之可徇故箕微
獲用管蔡爲戮諡者臣議其君子議其父而曰靈曰厲者
不敢以私而亂大猷也則其餘安可失衷哉臣竊見節愍
太子與李多祚等擁北軍禁旅上犯宸居破扉斬關突禁
而入兵指黃屋騎騰紫微孝和皇帝移御元武門以避其
銳親降德音諭以順逆而太子據鞍自若督眾不停俄而
其黨悔非轉逆爲順或迴兵討賊或投狀自拘多祚等伏
誅太子方自逃竄向使同惡相濟天道無徵賊徒闕倒戈

之人侍臣虧陛戟之衛其爲禍也胡可忍言於時臣任將
作少匠賜通事舍人內供奉其明日孝和皇帝引見供奉
官等兩淚交集謂曰幾不與卿等相見其爲危懼不亦甚
乎臣每思之不勝憤毒今聖朝雪罪禮葬諡爲節愍以臣
愚識竊所惑焉夫臣子之禮嚴敬斯極故過位必趨蹙路
馬芻有誅昔漢成之爲太子也行不敢絕馳道當周室之
衰微也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王孫滿猶以其不
卷甲束兵譏其無禮知其必敗由是言之則太子稱兵宮
內跨馬御前悖禮已甚矣況將更甚乎而可褒諡此臣所

未喻也以其斬武三思父子而嘉之乎然弄兵討逆以安君父可也當解甲於朝以請罪而乃欲因自取之是競爲逆可褒諡乎此又臣所未喻也將廢韋氏而嘉之乎然韋氏逆彰義絕雖誅之亦可也當此時也韋氏未有逆彰未爲義絕韋則母也太子子也豈有廢母之理乎且旣非中宗之命而廢之是刳父廢母亦悖逆也可褒諡乎此又臣所未喻也夫君或不君臣安可不臣父或不父子安可不子借如君父有桀紂之行臣子無廢殺之理况先帝功格宇宙德被生靈廟號中宗諡曰孝和皇帝而逆命之子可

襄諡乎此又臣所未喻也昔獻公惑驪姬之譖將殺其太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太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君之心也曰然則盍行乎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自縊其行如其諡僅可爲恭今太子之行反是可諡爲節愍乎此又臣所未喻也昔漢武帝末年江充與太子有隙恐帝晏駕後爲太子所誅會巫蠱事起充典理其事因

此爲姦遂至太子宮掘蟲得桐木以誣太子時武帝避暑
甘泉宮獨皇后太子在太子不能自明納其少傅石德謀
遂矯節斬充因敗逃匿非稱兵詣闕無逆謀於父然身死
於湖不葬無諡至昭帝時有男子詣北闕自稱衛太子制
使公卿識視至者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至叱從吏
收縛之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
太子昔蒯賁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
帝亡不卽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制獄天子聞而嘉
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義者及後太子孫立爲

天子是曰孝宣皇帝太子方獲禮葬而諡曰戾今節愍太子之行比之豈可同年而語其於陛下又猶子也而諡爲節愍乎此又臣所未喻也昔項羽之臣丁公常將危漢高祖高祖謂之曰二賢豈相厄哉丁公乃止及高祖滅項氏遂戮丁公以徇曰使項王失天下者丁公也夫戮之大義至公也不私德之所以誠其後之事君者今節愍太子之爲逆復非欲保護陛下其可褒諡乎此又臣所未喻也陛下天縱聖哲所任賢明以臣至愚寧可干議然臣又惟堯舜聖君也八凱五臣良佐也猶廣聽芻蕘之言者蓋爲智

者千慮或有一失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也故曰狂夫之言
聖人擇焉臣輒緣斯義敢以陳聞願得與議諡者對議於
御前若臣言非也甘受謗聖政之罪赴鼎鑊之誅仍請申
明義以示天下使臣輩愚惑者咸蒙冰釋則無復異議矣
若所諡未當奈何施之聖朝垂之史冊使後代逆臣賊子
因而引譬資以爲辭是開悖亂之門豈示將來之法伏望
改定其諡務合禮經其李多祚等罪請從宥免不謂爲雪
以順天下之心則盡善盡美矣

請改義宗廟號疏

臣聞王者制禮是曰規模規模之興實由師古師古之道必曰正名名之與實固當相副其在宗廟禮之大者豈可失哉禮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百代不毀故殷太甲曰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宗文王武王漢則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代宗其後代有稱宗者皆以方制海內德澤可宗列於昭穆期於不毀稱宗之義不亦大乎伏惟孝敬皇帝位止東宮未嘗南面聖道誠冠於儲副德教不被於寰瀛立廟稱宗恐未合禮况別起寢廟不入昭穆稽諸祀典何義稱宗而廟號義宗稱之萬代以臣庸識竊謂

不可陛下率循典禮以闡大猷有司所議以致此失或虧
盡善豈不惜哉望更詳議務合於禮

諫造寺觀疏

臣聞諸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然則非財無
以建國國之府庫非自殖財還資於人賦斂而制也人之
貲產非自然生勞筋苦骨竭力而致也人所以甘於征賦
者知用之不爲私也資以散人人有何怨若乃用之或不
節散之以非公旣盡而厚斂則人不堪命鮮不怨叛矣歷
觀有先有天下者未嘗不以薄賦斂省徭役而興焉征稅

重人力殫而減焉並詳諸載籍列爲龜鏡然曩以邊烽驟
驚戎幕薦與每應機須頗傾帑藏臣竊計卽時庫物如此
嘗用略支一歲殊恐不足而觀寺興工土木所料動至三
萬更空竭之必不支年矣頃年天下災損流行乏絕稍多
申奏相繼每延聖念總令賑恤更加賦稅則人交不堪衣
食靡供調斂安出儻邊烽尚警戎虜南牧軍資糧用將何
以濟乎此臣所以深憂也今營觀寺者蓋謂修德以禳災
也以臣寡聞稽諸史冊人君修德有異於是昔殷大戊時
桑穀生朝七日大拱太戊問伊陟陟曰臣聞天不勝德帝

其修德太戊懼早朝宴退務撫百姓三年遠方重譯而至者六十國桑穀日枯殷道中興此豈造寺觀哉宋景公時熒惑守心公召子韋而問焉子韋曰其禍當君雖然可移於相公曰相所以與理國者也曰可移於人公曰人死寡人將誰爲君乎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人餓必死爲人君而殺其人誰以我爲君乎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舍君延二十一歲公曰子何知之對曰君有三善故有三賞星必三舍舍行七星星當一年君延年二十一矣果如子韋之言此由仁發於衷亦非造寺

觀也且修德者謂躋萬姓於仁壽不徇私於一己任忠直
退諂諛省賦役也自陛下御極修之久矣何災不禳何祥
不至而欲忽生靈之重命崇棟宇於空祠適足爲憂何益
聖德此臣竊爲陛下不取也况道德之宗興乎元元皇帝
其經曰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無私故
能成其私此乃抱素守真薄以厚物輕稅節用清淨無爲
之旨也今欲困人弊國峻宇雕牆思竭輸飾窮壯麗以希
至道其可得乎近古以來修黃老術者漢之文景豈造寺
觀乎惟寡欲清心愛人省費而時康俗阜海內晏然此得

金定全唐文卷二十一
之矣秦始皇規一身之樂忘神器之危銳意神仙將圖羽
化此失之矣伏願陛下究道家之旨備不虞之機緩非急
之作務實府庫以育黎甿則寶祚愈隆寰瀛永久矣臣伏
見敕停金仙玉真兩觀以救農時可謂爲得矣今仍使司
市木仍舊又大修觀內所費不停國用將空何以克濟支
度一失天下不安

張泰

泰官耒陽縣令

學殖賦

以深根固抵無
使將落爲韻

學者人之本也必資乎窮要道勵專心故假農以爲喻將
克已而攸箴筆力載耕旣研精而不倦情田以耨將覃思
而惟深懿茲善喻豐滋是務當勤勞而有獲豈滅裂而不
固種德潛潤比土膏之勃興修業大成方雲稼之森布切
磋討論將究其根孜孜而其功且倍矻矻而其教彌尊苟
惰以自安則耒耜之用廢習而不輟則蓆蓑之道存蘊經
筭而煥乎旣庶成行業而油然實繁且夫以茲訓語譬彼
樹藝學者在清其本末農者在立其根柢庶存心而有補
期竭力而無替顧三冬之足用且俟經時異四體之不勤

而能望歲其道既敷其志不渝自微至著生有於無厥修
乃來類京抵之可積不思則罔同水旱之是虞原夫匪獨
化人聿兼爲已寧徒取於披閱固可移於任使功成久習
宋人之握足傷事不兩全樊遲之學誠鄙稽其存於日省
就此月將覩專專以開帙婉汲汲而築場勞而不怠焉奚
必乎四之日祿在其中矣可期乎萬斯箱客有服膺糟粕
惟善是樂恒慮失而不逮詎懷安而自若敢竊比於農夫
懼見逢於搖落

蘇珣

珣雍州藍田人第明經調鄆尉垂拱初拜右臺監察御史累擢戶部尚書賜爵河內郡公授太子賓客檢校詹事以老致仕開元三年卒年八十一贈兗州都督諡曰文

懸法象魏賦

以正月之吉懸法象魏爲韻

建皇極者存乎正名體元命者存乎作程彼宗周之創業遂體制而緣情職名六官必先庚而著令歷分三統因建子而爲正當是時也元律司候黃鍾紀月伊歲序之允初懿陽和之始發於是懸邦國之六典致象魏之兩闕俾萬人觀而取象罔敢逾越者也夫矣哉示人有則布政惟時

既當途而明矣亦決日而斂之是則是效念茲在茲乃人
君之大象諒王國之元龜是知象魏之章煥爲故實分章
授事典司非一或以理象爲理人之規或以教象爲教人
之術觀之者仰而可見從之者貞而且吉俯黃道而高懸
與蒼龍而迴出法之不朽雖草創於前王體有可傳亦恢
張於是日國家以務人爲本以施命爲先拱北極之六星
庶官咸備張南端之雙闕舊典常懸是知大聖君臨名臣
不乏欽承帝道足以爲法以之安人其國斯廣敢引此以
爲喻亦因茲而取象懸法魏闕其教可以普施懸法禮闈

其人可以外獎夫然則青雲可期於影響

辛崇敏

崇敏高宗朝官戶部員外郎

對恤刑策

問易稱議獄書載恤刑人命所繫於茲爲重然姬旦制三
典之宜蕭何定九章之律漢文除肉刑之科孝景減笞箠
之令互相沿革雖復不同志在明威終資慎罰今旣道符
太古德侔往初化越可封時當刑措專欲道德齊禮纔畫
衣冠反樸還淳肌膚不慘復恐隨時之義草艾不足懲其

愆揆事立方赭墨無以防其僞歷代輕重捨用之規幸爲
陳之何者便俗

對某聞天播四時資寒暑而成歲國持二柄慎賞罰而稱
權然逃聽上皇異冠鞞而知禁洎乎後葉迺黥刑以懲非
故議獄緩刑著乎易象欽哉惟恤勒在虞書姬旦佐周量
國政而爲三典蕭何輔漢取秦法而定九章逮文景仁明
幾稱刑措減笞箠之令除肉刑之科降及當塗至於典午
或遞相輕重筆削異端雖變易隨時各殊塗而並駕禁邪
助禮乃一揆而同歸我皇睿哲欽明丕承寶祚道高連陸

績邁羲軒元德潛通神功侔於造化損已利物惠澤洽於
含靈馭俗調風布春官之大禮明威止殺削秋荼之繁刑
任皋陶以士師命定國爲廷尉惟明克允人自不偷比屋
有可封之人道路無赭衣之伍納黎元於仁壽反眊俗於
淳和蕩蕩巍巍無德而稱矣五刑八議金科玉條沿革合
其規模損益得其輕重較如畫一法無二門用化洽於時
雍將行之而不犯循之爲美改作非宜謹對

衛宏敏

宏敏顯慶元年官豫州刺史徙吳興遷右清道府率

對議漕運策

問昔在隋季厥庾空虛爰逮皇家京坻彌望既乘前弊年蓄未登自東徂西依常運漕今送納之所物賤本州欲齎直買輸利益兼倍

對什一而稅布政之通規九稔爲儲經國之成務倉廩實而知禮夷吾之論有徵金湯守而惟粟墨翟之言無守昔隋季凋殘厥庾並竭洎皇明纘籙黎獻咸熙並孝弟力田信可封於比屋家給人足實委餘而棲畝於是上直常平將備水旱下斂薄賦以蓄京坻故遠近諸州隨方輸轉陸

輦車而接軫川漕引而連檣但六合時雍菽粟流而衍五
錢標價水火埒其饒若政利從機惠美無費以送納之所
物賤本州欲令齎直買輸不勞而益如愚管見竊未爲宜
何者任土稅田定差於不刊之籍配租納稅設條於惟行
之令豈可取越公途苟從私益革送納之通式開買輸之
權利者歟謹對

顧升

升顯慶時人

瘞琴銘

并序

嗚乎琴兮鼓者人亡則留爲虛器友之樂盡將顧而生悲
妻莊氏字清卿明姿耀玉慧性旋珠垂髻而貞度山安待
筓而麗辭泉涌蠶桑之暇癖嗜絲桐家有美材命工精斲
音律既協性命相依年廿四歸余琴卽爲媵春花芬而奏
薰風秋月皎而操流水寢食與並好合彌徵纔及十年遽
罹婉難春秋卅有四惜哉一息靡憑豈謂九原可作七絃
無恙誰禁五內併傷乃以服御之具閉置高閣瘞琴於山
巔殉所自也唯埋軫弛絃希聲於太古濡翰勒石飲恨以

千秋銘曰

生不逢辰兮人物棄捐音徽不遠兮南山之巔銘幽表淑
兮有待他年

題妻莊寧書心經後

檢遺篋感深意福無靈人先棄勒貞珉還資施

賀遂亮

遂亮顯慶中官侍御史出爲陵州刺史

大唐平百濟國碑銘

原夫皇王所以朝萬國制百靈清海外而舉天維宅寰中
而恢地絡莫不揚七德以馭遐荒耀五兵而肅邊徼雖質

文異軌步驟殊途揖讓之與干戈受終之與革命皆載勞
神武未戢佳兵是知凶水挺妖九嬰遂戮洞庭構逆三苗
已誅若乃式鑿千齡緬惟萬古當塗代漢典午承曹至於
任重鑿門禮崇推轂馬伏波則鑄銅交趾寶車騎則勒石
燕然竟不能覆鯁海之奔鯨絕狼山之封豕况邱樹磨滅
聲塵寂寥圓鼎不傳方書莫紀蠢茲卉服竊命島洲襟帶
九夷懸隔萬里恃斯險阨敢亂天常東伐親鄰近違明詔
北連逆豎遠應梟聲况外棄直臣內信祆婦刑罰所及唯
在忠良寵任所加必先諂倖標梅結怨杼軸銜悲我皇體

二居尊通三表極珠衡毓慶日角騰輝輯五瑞而朝百神
妙萬物而乘六辯正天柱於西北迴地紐於東南若夫席
龍圖褒鳳紀懸金鏡齊玉燭拔窮鱗於涸轍拯危卵於傾
巢哀此遺眚憤斯兇醜未親弔伐先命元戎使持節神邱
岨夷馬韓熊津

闕一
字

一十四道大總管左武衛大將軍上

柱國邢國公蘇定方疊遠構於曾城派長瀾於委水叶英
圖於武帳標秀氣於文昌架李霍而不追俯彭韓而高視
趙雲一身之膽勇冠三軍關羽萬人之敵聲雄百代捐軀
殉國之志冒流鏑而逾堅輕生重義之

闕四
字

而難

闕一
字心

懸水鏡鬼神無以蔽其形質過松筠風霜不能改其色至

於闕三撫邊夷慎四知去三惑顧冰泉以表潔闕一霜柏字

以凝貞不言而合詩書不行而闕三將白雲而共爽與青

松而競闕一遠闕三咸有慚德副大總管冠軍大將軍闕三

字衛將軍上柱國下博公劉伯英上闕八廊廟之材闕一

將相之器言為物範行成士則詞溫布帛氣馥芝蘭績著

旂常調諧律呂重平生闕三輕尺璧於寸陰破鬼之勳常

闕一不足平闕一之策闕一未涉言副大總管使持節隴

州諸軍事隴州刺史上柱國安夷公闕六舉雄圖闕一六

藝通三略

字闕八

能令魏軍止渴無勞

字闕八

副大總管左領

軍將軍金

字闕四

溫雅器識沈毅無小人之細行有君子之

高風武既止戈文亦柔遠行軍長史中書舍人

字闕二

儀雲

翹吐秀日鏡揚輝風偃摺紳道光雅俗鑒清許郭望重荀

裴辯箭騰

字闕二

九流於學海詞

字闕一

發穎掩七澤於文

字闕二

字

太傅之深謀未堪捧轡杜鎮南之遠略猶可扶輪

字闕二

鳳池或清鯨壑邢國公運祕鑒總驍雄陰羽開偃月之圖

陽文含曉星之氣龍韜豹鈴必表於情源元女黃公咸會

於神用况乎稽天蟻聚

字闕一

地蜂飛類短狐之含沙似長

蛇之吐霧連營則豺狼滿道結陣則梟獍彌山以此兇徒
守斯窮險不知懸縷將絕墜之以千鈞累碁先危壓之以
九鼎于時秋草衰而寒山淨涼颿舉而殺氣嚴逸足與流
電爭飛疊鼓共奔雷競震命豐隆而後殿控列缺以前驅
沴氣袞氛掃之以戈戟崇墉峻堞碎之以衝闕一監闕一

軍總管右屯衛郎將上柱國祝闕二右一軍總管使持節

淄州刺史上柱國闕一元嗣地處關河材包文武挾山西

之壯氣乘冀北之浮雲呼吸則江海停波嘯咤則風雷絕
響岬夷道副總管右武衛中郎將上柱國曹繼叔久預經

綸備嘗艱險異廉頗之強飯同充國之老臣行軍長史岐
州司馬杜爽質耀璿峯芳流桂畹追風籥電騁逸轡於西
海排雲擊水搏勁翮於南溟驥足旣申鳳池可奪右一軍
總管宣威將軍行左驍衛郎將上柱國劉仁願資孝爲忠
自家刑國早聞周孔之教晚習孫吳之書旣負英勇之材
仍兼文吏之關一字 邢國公奉緣聖旨委以班條關二字 金如
粟而不窺馬如羊而不顧右武衛中郎將金良圖左一軍

總管使持節沂州刺史上柱國馬關六之關七之關七字 郡

關一字 良邢國公關一字 奉神關二字 專節度或發揚蹈厲或後

勁前鋒出天入地之奇千變萬化關四之關一電發風行

關四英聲載路邢國公關五甚投醪逆命者則肅之以秋

霜歸順者則潤之以春露一舉而平九關三而掃三韓關二

字元之關二則千城仰德發關二之飛箭則萬里銜恩關六

字及太子隆關二王餘孝一十三人并大首領大佐關七

成以下七百餘人既入重闈並就擒獲關四載以牛車關

薦司勳式獻清廟仍變斯獷俗令沐宏猷露冕褰關一先

關三烹鮮製錦必選賢良庶使剖符績邁於冀黃關三高

於卓魯凡置五都督卅七州三百五十縣戶廿四萬口六

百廿萬各齊編戶咸變夷風大書

闕一字

觀

闕三字

所以旌其

善勒辭鼎銘景鐘所以表其功

闕一字

州長史判兵曹賀遂

亮濫以庸材謬司文翰學

闕三字

氣

闕一字

風雲職號將軍願

與廉頗之列官稱博士猶

闕一字

賈

闕一字

之衡不以衰容猶

闕四字

戈

闕九字

九

闕十二字

乃

闕十八字

桑田同天

闕一字

永久

闕三字

島

與日月長懸其銘曰

悠悠遂古

闕九字

化權輿

闕五字

飲

闕一字

居以糸以

闕一字

或改

或漁

闕九字

及

闕二字

代非一主揖讓唐虞革命湯武

闕五字均

九土屢擾干戈式

闕三字

未

闕一字

西

闕六字

我聖皇德叶穹蒼

闕二

千古

闕六

遠徼遐哉大荒咸受正朔

闕三

疆

闕六

光叛族障國憑凌水鄉天降飛將豹

闕一

龍驤弓彎月影

劍動星芒貌貅百萬電舉風揚

闕七

桑冰銷夏日葉碎秋

霜赴赴武夫明明號令

闕二

廟

闕二

齊軍政風嚴草衰日

闕二

淨霜戈

闕十

勁巨

闕一

授首逋誅請命

闕四

邊隅

闕二

字

嘉樹不翦

闕二

刊

闕三

用紀殊功拒

闕三

永固回地軸

以無

闕一

淳于敬一

敬一永徽時人

王師德等造像記

大像主王師德成伏德夏侯雅沈端沈士公賈達張則劉
客僧許士政封遐張荀子徐甌朱懷成難陀劉倫劉君

字

賈奴奴程徹張徹張桂張表毛天生張端王愛竊聞無

上慈尊隨緣演教廣開方便汲引羣迷故知極彼浮泡救
斯沈溺若不示跡現容凡生何以歸仰爰暨夢靈西照象
法東流或斲玉摸形或刻檀爲質今有洛陽鄉望父老等
卅人並修因往劫生在太平思念大聖無由得覩遂謹於
此堪敬造尊儀因山之固鑄瑩真容藉此莊嚴同希淨境

庶使城空芥盡福智常流刻石衣銷法輪常轉不因刻勒
何以紀功冀盛德長存芳徽永著其上資皇家下沾靈識
詞曰

闕一

理幽元真趣無形相有分別事

闕一字

化城鄉中高士

邑里達人心樂三寶情捐六塵優遊智岸菴蓉法律愛

闕一

字

斯錮

闕二字

方新

沈成福

成福永徽時人

議移睦州治所疏略

州城俯臨江水先是江皋磽确崎嶇不平展拓無地置州
築城東西南北縱橫纔百餘步城內惟有倉庫刺史宅曹
司官宇自司馬以下及百姓並沿江居住城內更無營立
之所每至夏中江水泛漲浸沒年別修理夫役極多補整
之間實大勞敝欲求移轉更無去處今歲夏水又湮江岸
崩頽道路斷絕附郭雉山縣置在州東更甚卑下曾經大
水漂失蓋藏屋被浸沒一州管三萬餘戶置州西界州西
惟有四鄉其桐廬等縣並在州東水陸兩途二三百里江
山險阻已極艱虞加之夏雨暴至進退不能前有待死桐

廬縣令先後三人皆爲赴任上州並遭沒溺言之可痛聞者傷心是以建德等三縣在州東者官人百姓並請移州就建德道里稍平輸納租庸沿江甚易空船歸棹遲亦無妨其建德地形高爽當三江之口五縣之中近歲以來不曾遭水若許移州治並移雒山縣入州舊城亦得牢固旣益公私不敢隱蔽

豆盧暕

陳龍朔朝官司宰寺丞

釋道拜君親議狀

竊以釋門垂範義在沖虛道家立言理歸損挹豈自矜尚

然後爲高

事如祕閱局議中彈

若乃君臣父子之儀尊卑貴賤之序

與夫儒教分路同趨但緇服黃冠未通正法真言淨戒莫

能堅受惟憑衣鉢以自尊崇

彈曰經稱袈裟者諸佛幢相又言同于佛塔鉢盂應法之

器自古諸佛皆用此器故十輪經云象王見獵師著袈裟敬故自拔其牙與此獵師又四分律云大律娑伽陀伏毒龍置於鉢中是知應器法衣其功不小法服之貴何事深疑且負版冕衣仲尼猶敬矧茲器服而不尊乎謙撝

之道旣虧熏修之行彌失然則尊嚴之極本屬君親資敬

所歸道俗何別上動皇鑒下擇芻詞改而更張請遵拜議

謹議